



Naguib Mahfouz

马哈福兹文集

怡心园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马哈福兹文集

怡心园

开罗三部曲之三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怡心园. 开罗三部曲之三/(埃及)马哈福兹著;陈中耀,
陆英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马哈福兹文集)

ISBN 7-5327-3099-9

I. 怡... II. ①马... ②陈... ③陆... III. 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055 号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怡 心 园

开罗三部曲之三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281,000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327-3099-9/I·1795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

几个人围着火盆而坐，头凑在一起，伸着手在烤火。艾米娜的双手瘦骨嶙峋、青筋暴突，阿依莎的手干瘪僵硬，乌姆·赫奈斐的手粗糙得像乌龟壳。只有一双手是白嫩漂亮的，那是纳伊曼的手。一月份寒气逼人，大厅四周似乎都结着冰。不过大厅依然是原先的面貌，地上铺着各种颜色的席子，放着几张沙发，只是原先的煤油吊灯已经无影无踪，现在天花板上悬吊着的是电灯，咖啡聚会的地点也换到了底楼。不仅如此，由于父亲的心脏不好，再也爬不动楼梯，所以楼上所有房间的功能都转移到了楼下。还有这家人能体会得到的变化，就是艾米娜已经老态龙钟，白发皤然。她的年龄虽然不满六十，看起来却好像已过了古稀之年。然而艾米娜的变化与阿依莎的未老先衰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的头发还是金灿灿的，眼睛还是湛蓝明亮的，但呆滞的目光毫无生气，使人感到造化弄人，感慨万千！这种无神的目光和苍白憔悴的脸色，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她那清瘦的脸上颧骨突出、双眼凹陷、两腮干瘪，这怎么会是一位三十四岁妇女的脸呢？至于乌姆·赫奈斐，星移斗转并没有改变她的精神，她依然心宽体胖，只是皮肤松弛了，头颈起了迭皱，嘴角刻下深纹，宛如岁月尘埃的堆积。她那对忧郁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家人的岁月沧桑，与他们同处于无声的悲痛之中。纳伊曼在她们中间就像一朵开放在墓地里的玫瑰。这位漂亮的姑娘年方十六，披着一头金灿灿的头发，俏丽的面孔上闪烁着一对湛蓝的眼睛，活像年轻时的阿依莎，甚至比当年的阿依莎更妩媚迷人。她长得苗条柔美，姿色出众，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射出温柔的目光，显示出她的纯洁、天真，对世界



充满了好奇。她偎依在母亲肩头，仿佛一刻也不想与她分开。乌姆·赫奈斐在火盆上搓着两只手，说道：

“那幢楼房造了一年半了，这个星期即将竣工……”

“你是说那个卖饮料的比尤米大伯的楼房吧。”纳伊曼的口气里带着嘲讽。

阿依莎的双眼离开火盆看着乌姆·赫奈斐的脸，但对她的话未加评论。往事如烟，玛丽娅嫁给亚辛后不久即被休了，唉，玛丽娅如今在哪儿呢？她的母亲与比尤米结婚后不久去世，现在他半是继承半是购买把原先属于穆罕默德·拉德旺的房产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并将它拆除，翻建一幢四层楼房。这些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当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人人都是心旷神怡！乌姆·赫奈斐又说：

“太太，这楼房最漂亮的是底层，比尤米大伯新开的店铺，出售饮料、冰激凌和糖果，店堂里都是镜子和电灯，收音机日夜响着。理发师侯斯尼、卖蚕豆的达尔维希、卖牛奶的富里、炒货店老板艾布·赛利阿等人，他们从各自破败不堪的店铺里望着他们旧友的店铺和楼房，真不知有何感想……”

艾米娜把披在肩头上的围巾扎紧，说道：

“赞颂好施恩惠的真主！”

纳伊曼搂着母亲的脖子，又说：

“那楼房的墙壁正好堵在我家平台的一侧，那里如果住满了人，我们还怎么能上屋顶平台去玩呢？”

艾米娜无法对漂亮的外孙女提出的问题装模作样，因为她首先要保护阿依莎。她回答道：

“住多少人都没关系，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她悄悄地望了阿依莎一眼，想知道女儿对她这么婉转的回答有何反应。她非常担心阿依莎会受到伤害，所以处处陪着小心。但阿依莎此时正在对着放在父亲卧室和她的房间中间那张桌子上的镜子照看。她依然保持着照镜子的习惯，尽管这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再对自己容貌的改变悲伤。每当她心里有个声音在问她：“过去的阿依莎哪里去了？”她就毫不在意地反问道：“穆罕默德、奥斯曼和赫利勒哪里去了？”艾米娜看着女儿这个样子，心里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很快传到了早已与这家休戚与

共的乌姆·赫奈斐身上,这家人的忧虑也成了她的心病。纳伊曼起身走到放在客厅和餐厅中间的收音机旁,扭动旋钮,说道:

“妈妈,空中歌会的时间到了。”

阿依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艾米娜凝视着阿依莎吐出的烟雾像朵薄云在火盆上飘散去。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声音在唱着:“美好过去的知音,但愿你能回来!”纳伊曼裹紧身上的长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像母亲早年那样,酷爱唱歌。她有音乐天才,什么歌曲一听就能记住,并且能用优美的嗓音唱出来。她那压倒一切的宗教情感并没有妨碍这种嗜好。她坚持按时做祷告,从十岁开始就在斋月里把斋,还经常梦见幽冥的世界,外婆让她去拜谒圣裔侯赛因陵墓,她总是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她却并没有放弃唱歌的爱好,每当一个人在卧室或浴室里时,都会哼唱着歌。阿依莎对惟一幸存的女儿百依百顺,她是她黑暗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她既欣赏女儿的虔诚,又赞叹女儿的嗓音,连女儿与她寸步不离——这种依恋显然是太出格了,她也是纵容、鼓励和喜欢,不容别人对它有任何的看法。她甚至听不得任何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婉转的批评也不行。除了闲坐、喝咖啡和抽烟,她在家无所事事。如果母亲喊她一起去干活——其实母亲根本不需要她帮忙,而是要为她创造一种忘记回忆的空间——她也会生气,说出她的那句口头禅:“呸,别管我的事!”她不允许女儿动手干活,似乎动一动就让她害怕。倘若祷告也可以代劳的话,她一定会代女儿做祷告。母亲不知多少次跟她谈过这些问题,告诉她纳伊曼已经可以当“新娘”了,应该让她学会“家庭主妇”的份内事情。而她每次都用不耐烦的声音回答说:“你没看到她弱不禁风吗?我的女儿受不了任何累,你让她去吧!除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希望了。”艾米娜以后不再说什么了。她的心如刀割般为阿依莎难过。她瞅着她,发现她就是那种万念俱灰的典型,看到她悲伤的脸知道生活已经对她失去了意义,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因此,她怜悯阿依莎,不忍打扰她,总是习惯以宽大的胸怀、豪爽的同情心,忍受着她脱口而出的生硬的回答和不留情面的话。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唱着《过去美好的交往》。阿依莎边抽着烟边仔细听。这首歌她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悲伤和绝望并没有使她丧失对这首歌的感情。恰恰相反,这类歌曲通常是如诉似泣、悲怆凄凉,使她的心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感

情,即使在现实中无法恢复过去美好的交往。她甚至常常纳闷:这美好的过去难道是真实的,不是梦,不是幻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的家在哪里呢?她那厚道的丈夫在哪里呢?她的儿子奥斯曼和穆罕默德又在哪里呢?她和那美好的过去不仅仅就间隔八年吗?艾米娜很少喜欢听这类歌曲。在她看来,收音机的第一大功劳就是让她可以聆听《古兰经》和新闻。至于歌曲,她一听到那种哀怨悲怆的旋律就胆战心惊,惟恐阿依莎听到后会伤心。有一次她甚至对乌姆·赫奈斐说道:“这不是在哭丧吗?”她不知疲倦地为阿依莎操心,几乎忘却了自己上了年纪,高血压的症状时而出现,常常让她感到身心疲惫。她只有在拜谒侯赛因和其他圣人陵墓时才觉得身心放松。这得感谢丈夫不再阻止她出门,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安拉之家^①。她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艾米娜了,悲伤和病痛已经使她今非昔比。她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事必躬亲、在家居布置、打扫卫生、操持家务等方面令人惊叹的才能;如今,她除了照料丈夫和凯马勒的生活外,不再管其他的事了。她把厨房和储藏室交给乌姆·赫奈斐管理,她仅仅起监督的作用,就是这所谓的监督也是似有若无。她无限信任乌姆·赫奈斐。在这个家里,在这一家人面前,乌姆·赫奈斐已不是外人。她终身服侍这一家人,是他们同甘共苦的伙伴。她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家庭,成为它的一员,她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它,并品尝它的欢乐和痛苦。

一时间内,大厅里一片沉默,仿佛大家都受到了歌曲的影响,突然,纳伊曼开口说:

“今天,我在路上见到了好友赛勒玛。她是我小学里的同学,明年参加中学毕业考了。”

“要是外公允许你继续就学的话,你一定会超过她,但是他不同意!”阿依莎不悦地抱怨道。

艾米娜听明白“但是他不同意”这句话中抗议的味道,便说:

“她外公有一些不肯放弃的观点。怎么,你明知读书很累,她那单薄的身体根本吃不消,还愿意让她继续读书?”

阿依莎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纳伊曼则难过地说:

^① 指清真寺。

“我真想能读完书,今天所有的女孩子都和男孩子一样在读书……”

“她们读书是因为找不到新郎,”乌姆·赫奈斐打断了她的话,轻蔑地说,“而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小姐,你已经是个有知识的姑娘,”艾米娜点头同意,“你取得了小学文凭,还想要什么比这更多的呢?你又不需要工作,还是让我们祈求真主使你健壮起来,使你除了有迷人的美貌外还十分健康,长得胖乎乎的。”

“我希望她健康,而不是发胖。”阿依莎恼怒地说,“肥胖是缺点,尤其是女孩子。她的母亲当年就很漂亮,一点也不胖。”

艾米娜笑了,温柔地说道:

“真的,纳伊曼,你母亲当年确实是很漂亮。”

“后来她终日与泪相伴!”阿依莎叹息着说。

“你有纳伊曼,祈求真主让你快乐。”乌姆·赫奈斐嗫嚅着说。

艾米娜爱抚地拍拍纳伊曼的背,应声道:

“阿门,全世界的主!”

又是一阵沉默,大家在倾听一个新的声音在唱《我想每天见到你》。这时,突然传来住宅大门开启然后关闭的声音,乌姆·赫奈斐说着“老爷回来了”,赶紧出去开楼道的灯。大家立即听到那熟悉的手杖点击声,不一会儿,他便出现在大厅入口处,于是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地站起身。主人喘着粗气站在那里望了大家一会儿,然后打着招呼:“晚上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祝你晚上快乐!”艾米娜走在前面引领他去卧室,为他打开房间的灯。主人跟在她身后,一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样子。进门后,他先坐下来喘气,其实时间还不过晚上九点!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仪态,穿着呢绒敞袍和本色长衫,还像早年那样缠着丝头巾。他的脑袋上白发幡然,胡子都变成了银色,瘦得皮包骨头,仿佛体内的东西都被掏空了似的。所有这一切,就像他早就回心转意一样,都是近期接二连三的变故造成的。这些变故使他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晚饭只喝一碗酸奶,吃一只橙子,不喝酒不吃菜,不碰肉不吃蛋。不过,他那双湛蓝的大眼睛还是炯炯有神,表明着他对生活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一如既往地由艾米娜帮助脱去衣服,换上羊毛的大袍,披上斗篷,戴上便帽,然后盘腿坐在沙发上。艾米娜给他端来晚饭,他如同嚼蜡似地用完餐。然后妻子递给他半杯水,他拿起药瓶,往杯里滴上六滴,然

后皱着眉头、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并低声念叨道：“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①！”医生老是对他说，药苦苦一时，病缠缠一世，并一直在警告他决不能放纵和大意，他的高血压已经十分严重，心脏已经受到了影响。经验迫使他不得不相信医生的指示，他过去不把医嘱当回事已经吃足了苦头。每一次他违反医嘱，马上就见到了颜色，受到了报应，最后还得乖乖服从。除了医生允许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敢吃、不敢喝，到外面去聊天也不敢超过晚上九点。但是他的心里仍未失去希望，总想万能的真主会保佑他，让他有朝一日恢复健康，享受安逸美好的生活，尽管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伸长着耳朵，舒心地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艾米娜坐在坐垫上，在告诉他今天很冷，上午下过一场大雨。他无心听她的话，高兴地说道：

“听说今天晚上将播放几首老歌……”

艾米娜露出了欢快的笑容，因为她也喜欢这类歌曲，这也许主要是夫妇相随的缘故吧。丈夫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但没多久，这种神色消失了。他再也不能纵情地享受快乐，每次眉飞色舞时总会幡然醒悟，从梦幻中惊醒，和现实结合起来。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现实容不得他有半点喜色啊！过去已是一场美梦。但是，那种无忧无虑、健康快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美味的食品、可口的饮料、赏心的乐事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快活的呢？他过去像骆驼似的大摇大摆在地面上行走、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声像宏钟似的情况哪里去了呢？他纵情声色到黎明的岁月去哪里了呢？今天，他被规定得死死的：外出九点前必须回家，十点钟上床；吃、喝，连走路都得经过仔细计算，记在医生的本子里。这样一来，当前全家担心的就是他的心脏和生活。苦命的阿依莎是他心中的荆棘，他无法改变她被毁了的生活，这情况他怎么能放心呢！等父母一过世，她今后不就是孤苦伶仃了吗？他对自己的健康忧心忡忡，因为他受到了并发症的威胁。他最害怕的就是动弹不了，只好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像许多他的朋友和熟人那样卧床不起，那还不如命赴黄泉呢！这些想法像一群苍蝇围着他嗡嗡作响，他祈求真主保佑，不要遭那样的罪！是的，他该听听这些老歌了，听着这些旋律能进入梦乡那该多好……

① 《古兰经》第一章第2节。

“让收音机开着，就是我睡着了也别关……”

艾米娜微笑着点头。他又叹息着说道：

“上那几个台阶累得我够呛！”

“老爷，你每上一个台阶就休息一下。”

“可台阶上的空气太潮湿，这个该死的冬天！”说到这里他又说道，“我敢打赌，尽管这么冷，你还像往常那样去拜谒了侯赛因陵墓。”

“老爷，为了拜谒侯赛因陵墓，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她回答时既羞怯又慌乱。

“我没说错吧！”

艾米娜讨好地告诉他：

“我在绕行陵墓的时候，一直在为你祈祷，愿真主赐你健康长寿。”

他多么需要这一祈祷能应验啊！各种美好的享受都离他而去，就连他以前每天清晨起床后用冷水淋浴激发身体活力的习惯也被禁止了。据说会有动脉爆裂的危险。这样，每一种享受都变成有危害的了，愿真主怜悯吧！过了没多久，传来大门关闭的声音，艾米娜抬起目光，咕哝道：“是凯马勒。”刚过了几分钟，凯马勒就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身体显得又瘦又长，正透过金边眼镜注视着父亲，满脸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黑，平添了几份威严和男子汉的气魄。他俯身吻了父亲的手致安，主人让儿子坐在身旁，像往常一样笑着问道：

“老师，刚才在什么地方？”

凯马勒喜欢父亲这种温和友好的语气，只有他长大了父亲才用这种口气与他说话。他坐到沙发上回答说：

“和几位朋友在咖啡馆。”

那会是哪一种朋友呢？不过，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成熟，一副认真、持重和威严的样子；再说他晚上大多数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他和亚辛有天渊之别，即使他们都有各自的毛病！他又笑着问儿子：

“你今天出席了华夫德党的会议？”

“是的，我们倾听了穆斯塔法·纳哈斯的演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听说这是件大事，可是我无法参加。我把请柬给了一位朋友，我的身



体再也受不了劳累……”

凯马勒心中产生了同情，喃喃地说道：

“祈求真主让你身体健壮。”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一天太太平平。警察们一反常态，只是监视着会场。”

主人点了点头，脸露喜色。然后，他用颇有含义的口吻说：

“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了，你在做家教这件事上还是那种错误的观点吗？”

每当发现自己对父亲的观点不得不公开表示异议时，凯马勒仍然感到慌乱和尴尬。他轻声地说：

“这个问题我们不提了！”

“每天都有朋友要求我让你给他们的孩子做家教。你不要拒绝这种合法的收入，做家教是教师的一个好财源，要求你做家教的人都是街区里的头面人物。”

凯马勒一言不发，脸上明明白白地表示礼貌的拒绝。父亲又遗憾地说：

“你不做家教，而把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阅读和毫无报酬的写作上。像你这样有头脑的人这么做值得吗？”

“热爱学问也不该忽视钱啊，”艾米娜对儿子说，然后又把脸转向丈夫，自傲地笑着，“他真像他的外公，热爱学问什么也不在乎……”

“又谈他的外公了！难道他是穆罕默德·阿卜杜胡伊玛目^①吗？”丈夫烦躁地打断了妻子的话。

艾米娜虽然对伊玛目一无所知，但还是热情地说：

“为什么不呢？老爷！当年左邻右舍在宗教上或其他方面有什么事都找他！”

艾哈迈德的诙谐劲儿又来了，他忍不住讪笑道：

“像他这样的人，现在一分钱都不值！”

艾米娜嘴上不说，脸上露出反对的神色，凯马勒同情又不安地笑着，他

①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5—1905)，埃及现代复兴运动奠基人之一。伊玛目原义为“站在前面主持礼拜者”、“教长”、“首领”等，后用做对伊斯兰宗教领袖或政教首领的尊称。

起身告辞,然后走出房间。在大厅里,纳伊曼拦住他,让他欣赏她的新连衣裙。她去房里拿连衣裙,他坐在阿依莎身边等待着。他和家里其他人一样,都是通过纳伊曼来表达对阿依莎的深情厚意。但他除此外,还确实欣赏这个姑娘的美貌,就像他当年欣赏姑娘的母亲一样。纳伊曼拿来了连衣裙,他把它摊开来仔细察看,赞不绝口。他怜悯而疼爱地端详着外甥女,惊叹她那出众的容貌,这种娴静文雅的美使她显得更加光彩照人,气质高贵。他离开时心里不由得有些伤感。与一家人朝夕相处,看到这个家衰败,他怎会不悲从中来!看到他父亲过去虎背熊腰、年富力强,如今却病病歪歪、步履维艰;看到母亲形容憔悴,老态龙钟;看到阿依莎未老先衰,身体每况愈下;看到这种预示着未来充满悲惨和衰败的气氛,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他登上楼梯去“楼顶”——他如此称呼自己的那套房间。他独自一人住在楼上,卧室和书房的窗户都俯临着两宫间街。他脱掉衣服,穿上大袍和罩袍,走进书房。书房里正对窗式阳台那边放着一张大书桌,两边各有一排书橱。他想至少读一章柏格森^①的名著《宗教和道德的根源》,再把自己每月为《思想》杂志写的专稿最后校阅一遍,这篇文章是阐述实用主义的。从现在一直到深更半夜,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用他的话说,在这几个小时里,他才感到自己是个人。而其他时间里,他都是碌碌无为,不是在赛勒哈达尔小学教书,就是忙于生活中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动物的本性永远是保证自身的安全,实现自身的欲望。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正式工作,更谈不上尊重。但他不流露出对它的厌恶,尤其是在家里,以免有人对他幸灾乐祸。尽管如此,他是一个获得赏识的优秀教师,校长还委托他主持学校的一些活动,他甚至自我解嘲地认定自己奴性十足。完美地做好自己并不喜爱的的工作,这种人难道不就是奴隶吗?确实,他喜欢出类拔萃,这是他自幼就养成的习惯。这种好强争胜的习惯毫不留情地促使他百倍努力,超群出众。他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师生中受尊敬的人物,他如愿以偿了。而且他尽管脑袋大、鼻子大,却是个受人尊敬和被人爱戴的人物。

毫无疑问,他脑袋大、鼻子大这两点,或者说他对这两点的痛苦感觉,对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著名哲学家,“变的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下定坚强的决心做个杰出的人具有首要的功劳。他知道,自己那么大的脑袋和鼻子准会引起周围人的议论,他便决意回击这种议论,粉碎阴谋,捍卫尊严。是的,他在上课时或在操场上,有时免不了看见有人挤眉弄眼、指指点点,但他用坚强的毅力面对这种攻击,并以自己天生的豁达大度一笑置之,丝毫不让他授课的能力受到影响。他时不时讲授一些关于民族主义或革命回忆的热情风趣的题材。所有这一切使他在同学们中间赢得了“威信”。这一切,除了他在必要时有忍辱负重的毅力外,舆论的同情也使他能够把各种流言蜚语扼杀在摇篮里!刚开始时,那种伤人的指点让他痛苦不堪,勾起了他那几乎遗忘的苦恼,但最终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占据了崇高的地位,让他们赞赏、热爱、崇敬地注视着他,这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他在《思想》杂志上每月发表的文章,他怕校长和教师们问起他在文章里所介绍的古代和现代的各种哲学,因为这中间有时会批评到某些信仰和道德,这是和教师的职责不相符合的。幸运的是,他们这些人谁也不是《思想》杂志的读者。后来他又搞清楚了,这份杂志每期的印数不超过一千册,其中有一半发行到阿拉伯各国。这使他可以大胆地为它撰稿,对自己的人生和公职感到放心。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从赛勒哈达尔小学英语教师变成了自由的浏览者,在思想的无边无际天地里漫游。他阅读、深思、记下心得,事后再把这些整理成每月一篇的文章。渴望知识、热爱真理、勇于理论探险的精神、希冀获得慰藉以及期望减弱笼罩着他的哀愁气氛和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这些都在催促他努力奋斗。他在寂寞中或许会躲进斯宾诺莎的“存在一体性”中,或许得会同叔本华^①去战胜欲望,为自身的渺小寻求慰藉,或许能从莱布尼茨^②哲学中对恶的诠释中获取教益,减轻他对阿依莎悲惨的一生给他的沉重感觉,或许可以从柏格森的诗意中让他那渴望爱情的心得到满足。然而,他坚持不懈的奋斗,并没有使他截断使他深受折磨的困惑的魔爪。真理是他心爱的,它虽然强烈地诱惑他去占有它,与它绸缪缱绻,却不

① 叔本华(1788—1860)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的“生命”哲学的先驱者。

②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广博的才能影响到诸如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学以至神学等广泛领域。

会像人间情人那样搔首弄姿、多愁善感、玩世不恭、招人怀疑和妒嫉。它像人间情人那样,可能会有反复无常的面孔和脾气,在许多时候还会来点计谋、欺骗、无赖和傲气。当他疲倦和惶惑时,他会聊以自慰地说:“或许我真的在受折磨,但我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人,名副其实活着的、一生决不会没有价值的人!”

一
二

查阅账簿、核对数字、算清上一天的收支,这些事情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过去一直做得得心应手、有条有理,但今天做起来却感到力不从心,这是他上了年纪和生病前从未有过的。他坐在“奉安拉之名”的条幅下,埋头查着账簿,银须隐藏在那个脸一瘦显得出奇大的鼻子下面,这是一种让人同情的情景。然而他的伙计和助手——正在奔向古稀之年的嘉米勒·哈姆扎维更是让人感到可怜。他一接待完顾客,就气喘吁吁地坐在凳子上。艾哈迈德见状颇为恼怒地自言自语道:“如果我们政府职员的话,这种年纪早就不用劳累和干活,而领取养老金了!”说着,他从账簿上抬起头来咕哝道:

“市场依然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哈姆扎维毫无血色的双唇上浮现出不满的神色,说道:

“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去年又比前年好。无论如何,还得感谢真主!”

从一九三〇年开始,接连好几年市场不景气,商人们称其为“恐慌的日子”。那时,易司马仪·西德基^①在政治上专制独裁,旱灾使经济萧条衰退,停业、破产的消息满天飞。人们在握手寒暄时心里都在嘀咕,不知明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毫无疑问,他还是走运的,尽管捉襟见肘,一年又一年受到破产的威胁,但毕竟挺了过来。

① 易司马仪·西德基(1875—1949),埃及政治家。早年是华夫德党骨干,后组建人民党。1930年担任政府首相。1933年因大贪污案下台。

“是啊,无论如何,还得感谢真主!”

他发现嘉米勒·哈姆扎维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目光中含着踌躇和窘迫的神情。他会有什么事情呢?哈姆扎维站起身,把凳子移到账桌附近,然后不安地微笑着坐了下来。尽管丽日当空,寒气还是那么逼人,北风一阵阵袭来,刮得门窗砰砰作响。主人坐正身子,开口说道: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相信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哈姆扎维垂下眼睛,嗫嚅道:

“我的情况不好,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和你相处的时间比和我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你可以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主人鼓励他说。

“老爷,正因为相处时间长了才让我难以开口呢!”

难开口?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难道你想……真的吗?”

“该是我辞掉工作的时候了,”哈姆扎维难受地说,“真主让人量力而行……”

主人的心抽紧了。哈姆扎维辞去工作,这就是一种警示:他也该回家颐养天年了!他又老又有病,还如何挑得起店铺里的工作重担呢?他茫然地注视着自己的伙计,只听对方还在感叹地解释:

“非常抱歉,可是我实在吃不消这份工作,我早就感到力不从心。但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决不会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的,一定会找个比我能干的人来顶这个位置的。”

哈姆扎维的忠实可靠他是深信不疑的,他挑去了他肩上的一半重量。但他毕竟已是六十三岁的人了,怎么还能让他从早到晚守着店铺呢?

“可是辞去工作,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这会加速人的衰老。在许多领取养老金的职员身上你没看到这种情况吗?”

“没退前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嘉米勒·哈姆扎维微笑着回答。

突然,艾哈迈德放声大笑起来,仿佛想以此掩饰他预先感到的尴尬。笑过后他说:

“你这个狡猾的老家伙,准是你为了满足儿子富阿德的纠缠,才把我抛弃的!”



“求真主保佑，”哈姆扎维叹着气说道，“我的身体情况谁都清楚，它才是我最早和最终想退职的原因。”

谁知道呢？富阿德已经是检察官了，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人决不会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待在店铺里干那些简单的活儿，即使店铺的主人就是为他铺平道路，让他在检察部门飞横腾达的人。不过，艾哈迈德觉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让这位好心的伙计痛苦不堪的，于是他退缩了，和气地问道：

“富阿德什么时候调回开罗？”

“今年夏天，最晚是明年夏天。”

一阵尴尬的沉默。最后还是哈姆扎维和善地打破沉默：

“他在开罗如果与我住在一起，那他必须考虑成亲，不是这样吗，老爷？我有七个女儿，他是惟一的儿子，一定要给他成亲。我每当想到这件事，脑海里就出现一位有教养的小姐，那就是你的外孙女……”

他征求意见似的悄悄瞥了主人一眼，咕哝道：

“当然，我们是高攀了。”

“祈求真主宽恕，嘉米勒大叔，我们早就是好兄弟了。”主人只得这么说。

是富阿德鼓动他来摸底的吗？检察官，这是件好事，再说他的根底也不错。但是，现在是谈论婚嫁的时候吗？

“你先告诉我，你是下了决心要辞去活儿吗？”

这时从店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欢迎欢迎！”他指了指哈姆扎维方才让出来的那个凳子说，“请坐！”

祖贝黛坐了下来，她已老态龙钟，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脖子、耳朵和手臂上已不见了首饰的踪影，往日的美貌荡然无存。只要有人上门，主人总是像习惯的那样表示欢迎，对她也是如此。不过他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因为她每次来他这里，都是有求于他，让他厌烦。他问她身体如何，她的回答是不着边际的：“赞颂真主！”之后，两人无话可说，于是他再次重复道：“欢迎、欢迎！”她微微一笑表示感谢，显然她已经感到主人的客气是冷漠的。时日早已使她领教了世态炎凉的味道，她对周围气氛装作不知地笑了几声，然后说：

“你很忙，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你是我这一生认识的最高尚的

